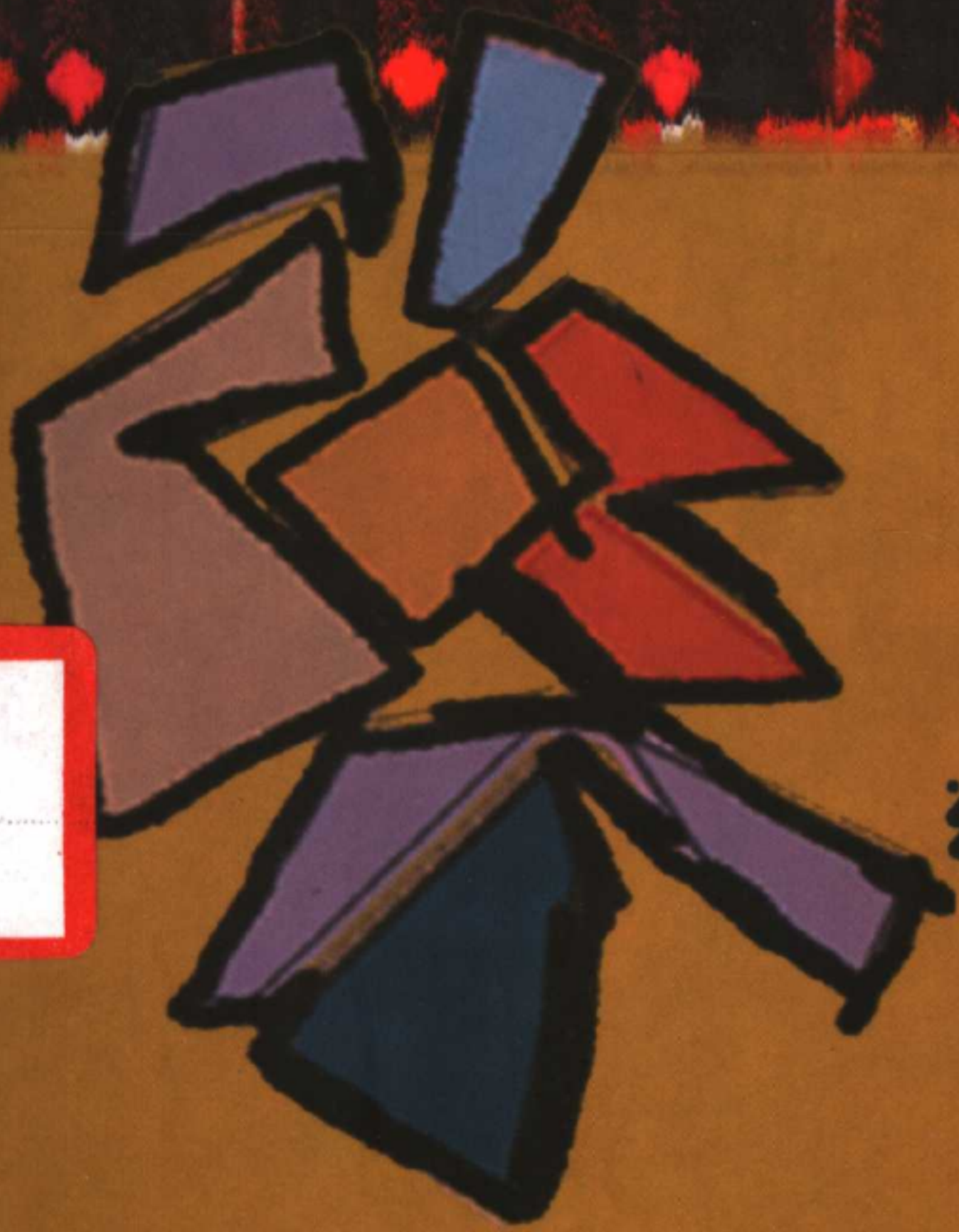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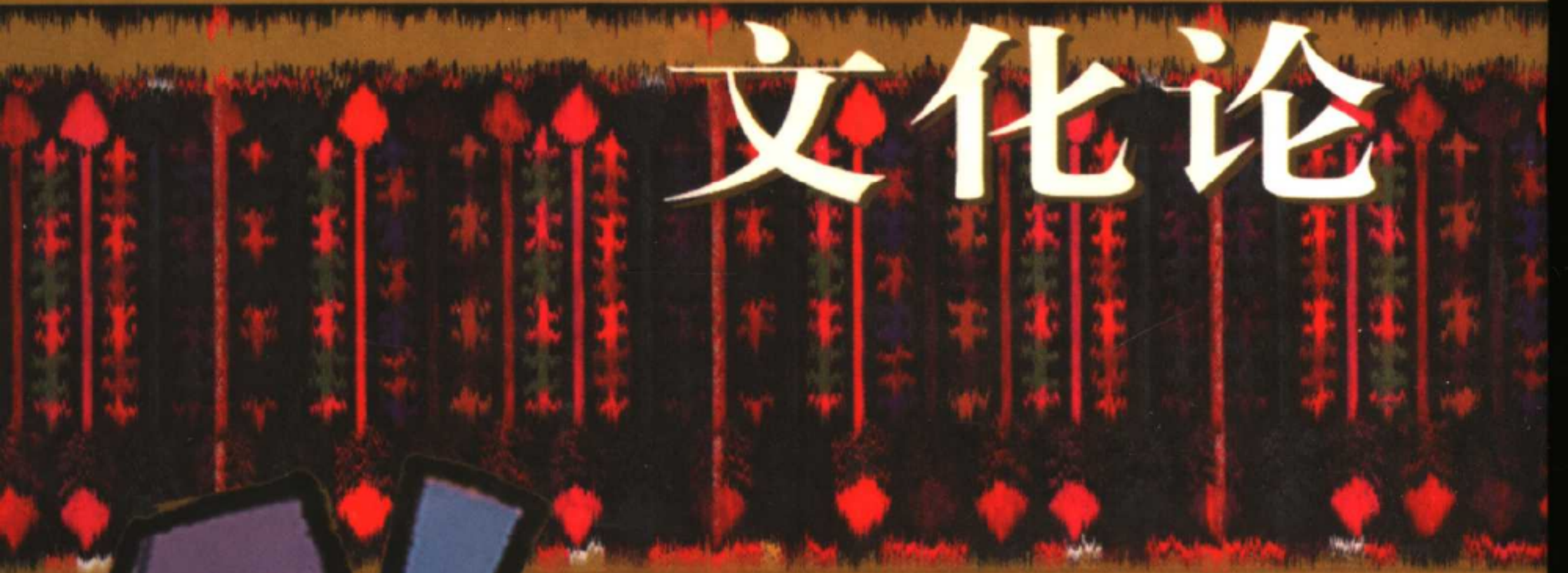




Yizu Shengzhi Wenhualun

彝族生殖 文化论



杨甫旺 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Yizu Shengzhi Wenhualun

ISBN 7-5367-2569-8



9 787536 725690 >

ISBN7-5367-2569-8/G · 496

定价：25.00 元



K281.7
Y177

彝族生殖 文化论

杨甫旺 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1764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彝族生殖文化论/杨甫旺著.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3. 1

ISBN 7 - 5367 - 2569 - 8

I. 彝... II. 杨... III. 彝族—生殖—文化—研究 IV
. B9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06489 号

责任编辑: 马 耘

装帧设计: 陈 兰

责任印制: 郝云萍

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大观路 94 号 邮编: 650032)

[http: // www. ynbook. com](http://www.ynbook.com) [ynbook@vip. 163. com](mailto:ynbook@vip.163.com)

楚雄师范学院印刷厂印制

开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张: 8.5 字数: 210 千

2003 年 3 月第 1 版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100 定价: 25.00 元

ISBN 7 - 5367 - 2569 - 8/G · 496

导 言

在原始文化符号和宗教信仰中,最具有某种诱惑力和神秘性的,是关系人类生命繁衍的生殖文化,它随着时间的久远和人类自身的进步,变得越来越隐秘和神圣,并引起各种不同的反应和解释,甚至误解。因此,生殖文化包藏着许许多多难解之谜,但要深入去探究它,却容易引起误解,需要有很大的勇气才行。然而,要研究原始文化,要了解我们民族走过的历史,就不能回避生殖文化。因为这是每一个民族都曾经有过、经历过的重大问题,想回避也是回避不了的。

其实,对于生殖文化的研究,国内外学者早就开始了,并取得了巨大成就,如国内的闻一多、郭沫若、赵国华、刘锡城等,国外的费雷泽、马林诺夫斯基、布伊哥夫斯基、多尼尼、弗洛伊德等。他们的研究及其成果,为生殖文化这一门学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中说:“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产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有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

对此,季羨林先生说:“众所周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几十年中,从外国输入的僵硬死板的教条主义束缚了我们的心灵。我们只允许鹦鹉学舌,不敢越雷池一步。这大大地阻碍了我们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走了很多的弯路,浪费了大好的年华。在远古人类社会发展的研究方面,对恩格斯提出来的两种生产中,我们只

允许谈第一种,第二种关于人类自身的生产,则成了塔布,谈之色变,没有人敢去尝试。这简直可以说是学术史上的一幕悲剧”。“恩格斯所说的两种生产,正与食、色相当,实际上是人类的两个最基本的本能”。“没有食,则个体不能生存,更谈不到生殖;没有色,则个体只能生存一代,就要断子绝孙”。“生殖崇拜文化影响极大,时间极长,地域极广,用以象征男根、女阴和男女交媾的东西极多,这都是无可争辩的事实。”^①

文化人类学者赵国华先生说:“产食文化理论的基础是‘食’,亦即把生产食物作为原始人类全部生活的重心,并以此解释原始人类的精神文化……由于他们只认识到了食与人类生存的关系,没有认识到原始思维中食与生殖的关系,更没有认识到初民是将食服务于生殖的”。“以往,中外学者都把产食活动视为原始人类解决食物问题的唯一途径,却忘记了作为社会生产力的人的再生产在其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在原始状态的生产力方式下,人口的增加就意味着人手的增加……因此,人类自身的繁衍便成了原始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出于对作为社会生产力的人的再生产的严重关切,原始人类中出现了生殖崇拜。换句话说,生殖崇拜深刻地反映了一个绝对庄严地社会意志——作为社会生产力的人的再生产”。^②

文化学者王亚南说:“在自然界漫长的生命进化历史上,任何一个普通的生物物种所面临的全部问题归结起来,仅仅是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即个体的生命维持同种群的生殖延续这两个方面的结合。所以,从根本上说来,一般生物界的各类物种仅只是在这

① 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之《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② 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第385~39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一点上,才与其生存环境发生一种自然的关系,其外在表现不外乎满足摄取热量和完成生殖的本能要求”。^①

美学家高楠说:“人自身的生产对于社会的发展,对于人类物质文明的发展,都具有为人的物质生产所不能包办代替的作用。在人类的审美活动中,人的自身生产的意义也同样是独特和重要的。特别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极常见的审美活动……离开了人的自身生产这样一条渊远流长的线索,任何解释都是牵强的”。^②

之所以大量摘引我国学者对“两种生产”的论述,就是要说明:在早期人类社会,无论是何种民族,“两种生产”都同等重要,在某些情况下,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生殖活动的重要性超过了物质资料的生产,并决定了物质资料生产和社会的发展。人类都有两个基本本能:一个是吃饭,一个是生殖。吃饭是为了个体的生存,生殖是为了个体的延续,为了子子孙孙的生存,两者相辅相成。换句话说,没有物质生产,人类作为一种物种固然也能够延续,但永远不能发展成为人;没有人类自身的生产,就没有人类社会,也谈不上物质生产。因此,在人类社会初期,物质生产往往要依赖于人类自身的生产,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远古人类将食与生殖联系起来的认识,源于将食与生命联系起来的经验。……吃食物可以生出乳汁,吃食物当然也可以生出孩子,这是初民的逻辑。所以他们将食服务于生殖”。^③ 这说明,在处理物质与生殖的关系时,食是服务于生殖的。如果只谈物质而否认生殖,或只谈一种生产,难免都是偏颇的。

无庸讳言,生殖活动远早于人类任何社会活动,生殖文化远比

① 王亚南:《口承文化论》,第19页,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② 转引张振国:《生殖崇拜》,《世界宗教文化》,2002年第4期。

③ 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序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图腾崇拜的历史要久远得多。古人认为无中生有地从母体里可以创造出新的生命是最神秘的事,所以神秘与探秘并重,一切信仰和文化由此而生。如彩陶的鱼纹以及后来出现的金元宝,其实都是女性生殖器外形的象征或模拟,尤其是金元宝一直沿用至今,只是它最初的意义被淡漠了。自古以来鸟就是男根的象征,因为成年男性外生殖器的黑色素沉淀,所以远古先民用“玄鸟”作为男根的象征。母系社会彩陶上的鸟衔鱼的纹样,实际上是男女结合的象征。

在我国民间信仰中,较为突出的也是生殖崇拜。福建泉州还留有古代生殖崇拜的遗物,在小庙的门口竖着一个石制的男性生殖器,大约有5米高,十分形象,游人到此,不分男女都会新奇地摸摸它。上海东方明珠电视塔高高耸立,被想象丰富的女作家写成上海人性张力的象征。《西游记》里孙悟空与二郎神交战,因敌不过二郎神,便急中生智变成一座庙,尾巴变为旗杆竖在庙后。这里的旗杆就是由生殖崇拜演变而来的,象征着一方姓氏的繁荣昌盛和不可战胜。据说北京东岳庙正院西配殿就是广嗣殿,供奉九天监生明素真君以及九天卫房圣母元君,相传他们是周文王夫妇,因为文王有一百个儿子。还有保生育的如华中、华南、台湾的送子观音、华北的碧霞元君、华南的主生娘娘、临水夫人等女神。在我国古代西南少数民族的图腾崇拜中也有人将生殖器画在门上的。现在那些不孕妇女单独或夫妇一起到神灵面前求子,尤其是春节前后在送子观音前排队等待磕头的年轻夫妇比比皆是。生活离不开它,所以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不健康、下流的说法。

彝族是西南地区最古老的土著民族之一,由原始的游牧民族逐渐到定居农耕,其文化形态也由游牧文化、旱作文化到今天的旱稻兼作文化。由于文化形态的多元化,其生殖崇拜的内容也十分丰富。彝族至今还保留着原始的雌雄观,这是彝族先民由万事万物包括人类都分“雌雄”,都在“相配”中生存、发展的最早的生殖观念。在彝族的创世神话、洪水神话中,透过现象探寻其本质,其

主题也是生殖崇拜。至今彝族的大多数传统节日,如插花节、三月会、姑娘节、花会、跳虎节、龙笙会等,剥离现代节日的面纱,生殖“乃是一种随处可见的文化事象”。“生殖主题反复出现在西南民族的祭祖、农耕祭祀中,甚而独立形成了专事男欢女爱、高扬生殖繁衍大旗的男女交游集会节日,正是农耕生产本质特征的必然要求”。^①在彝族民间,彝族许多支系的图腾物都与生殖崇拜有关,二月十九、三月三、三月十三等节日,不孕彝族妇女拜祭“打儿洞”、“石公石母”、“投石求子”等现象到处可见,甚至在彝族服饰的纹饰上还可以找到生殖崇拜的遗迹,如马樱花、“𪛗”字符号等。虽然在彝族现实生活中,生殖崇拜作为一种原始信仰已经变得含蓄和文雅了,不再赤裸裸地使用“生殖”二字,“祈子”、“求子”、“保生”等成了常用词,但我们不能否认,同其他民族一样,彝族也是从原始社会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恩格斯的“两种生产”,在彝族远古至今都在起着重要作用。生殖是直接为人的,从美学上了解彝族原始崇拜和原始组成——生殖崇拜,有益于全面认识彝族传统文化。衣食男女、生殖,都是生活的必然,与彝族历史密切相关,无须大惊小怪。彝族发展到今天,没有恩格斯说的“第二种生产”是绝对不可能的,只是我们不清楚先民的认识罢了。

受民族文化学界前辈的启发,我于1995年起开始关注彝族生殖文化,先后在《贵州民族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四川文物》、《楚雄师范学院学报》等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上发表了10多篇专题研究论文。1999年写成了《彝族生殖文化概论》一文,发表于《楚雄师专学报》(1999年第2期),后收入《雁岭文萃》一书(巴蜀书社,1999年10月出版)。在此基础上,我认真研读有关资料,广泛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于2000年写成《彝族生殖文化》一书初

^① 黄泽:《西南民族节日文化》,第309页,云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稿。为慎重起见,当时的楚雄师专领导呈请云南大学两位国内外知名的学者李子贤教授、秦家华教授审看了初稿。李子贤教授在“鉴定书”中评价说:“生殖崇拜是世界各民族中一种普遍的古文化现象,对生殖崇拜的研究,也是人类学、民族学者关注的课题。近20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但以彝族生殖文化作为一个课题来研究,尚属首创”。秦家华教授评价说:“生殖文化是人文科学的一个重要课题……以一个民族的民间文化事象作基础集中论述这一问题,形成有分量的专著,还不多见,具有学术创新和开拓性的意义”。书稿交付出版社后,又请著名的彝族文化专家左玉堂研究员最后终审,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所以,这本书是经得住检验的,也是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的。

最后要说明的是,生殖崇拜不是性崇拜。今天稍有生殖常识的人都知道,性行为与生殖是统一的,性行为是生殖的必要条件,生殖是性行为的自然结果。但原始人类并不知道性与生殖的因果关系,以为生殖只是女性自身具有的一种功能,因而性与生殖是分离的,性与生殖是毫不相干的两码事。因此,初民对女性生殖器的崇拜,就是生殖崇拜,绝对不含有性崇拜的意味。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始出现的男性生殖器崇拜,由于对男性在生殖中“种”的作用的片面推崇,又衍生了对男性生殖力的崇拜。随着初民对男性生殖功能的发现,继而认识了男女结合能生人的观念,因而又衍生出了对男女交媾生殖力的崇拜。然而,这些仍属于生殖崇拜的范畴,并不是性崇拜。今人将初民的生殖崇拜与性联系起来,则是理解的错误。我们不能用今人的观念去搬套初民的认识,那么对初民普遍存在的生殖崇拜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

目 录

导 言.....	(1)
一、生殖崇拜——一个恒古的母题.....	(1)
二、雌雄观与生殖崇拜.....	(14)
三、洪水神话与生殖崇拜.....	(33)
四、生殖的花原——生殖崇拜主题的节日.....	(51)
五、图腾生殖信仰.....	(84)
六、女阴崇拜.....	(102)
七、男根崇拜.....	(152)
八、性行为崇拜.....	(219)
九、生育神崇拜.....	(246)

一、生殖崇拜——一个恒古的母题

人类文化史已经证明：一个旷日持久的生殖崇拜确实在原始人类初期发生过。在人类步入文明的门槛之后，它也并没有完全沉寂。相反，它的影响自然而然地潜伏在各种文化现象之中，如果我们拨开笼罩在民族民间艺术和民俗祭祀仪式里的迷雾，仍然可以找到生殖崇拜的踪迹。

当混沌初开，人类从荒古的世界走来的时候，他们深感周围存在的一切充满了敌意和莫测的神秘，对他们来说，不论是大自然还是人本身都是一个不解之谜。

然而，困扰着他们，不断敲击着他们心扉的惟有最主要的两件事，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两种生产：生产资料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① 解决前者的办法是采集和狩猎，而应付后者的惟一办法则是生殖。于是，与人类伊始的生殖文化就这样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费孝通的老师——中国性学前辈潘光旦先生在译注霭理士《性心理学》稿上题诗：“……欲挽狂澜应有术，先从性理觅高深”。这就是说，没有生殖就不可能有人类的繁衍和延续。我国性学家史成祖教授说：“古人的‘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说明饮食和性同等重要。站在历史的角度看，人们在采集果实、狩猎求食的同时就有性的需求，从人们以树叶、兽皮为衣开始，衣食就是第一文化，而性是繁衍后代的手段，应称为第二文化，这说明性文化与人类历史伴随而存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在，和历史一样的古老。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的改善，其他文化现象如文化、艺术、舞蹈，则较后才产生。因为性涉及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人们是无法回避的”。所以，“性行为是人类的本能，性生活为人类的繁衍提供了条件。婚——孕——育是人类繁衍的基本形式。”^①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远古人类的洪荒初辟时代，没有生殖就没有人类的发展，更谈不上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人类自身的繁衍远比物质资料的生产要重要得多，“生育是种族的绝对义务，就像死亡是个不可抗拒的命运一样”。^②

虽然，狩猎的成败、生命的生死，都曾使原始先民感到困惑和迷茫，然而最令他们感到神秘和恐惧的仍然是人类自身的生殖。在他们看来，“生育和生命的神秘性是自然的最深刻的神秘性”，而“宇宙起源和存活的隐蔽秘密的关键就在性的神秘性中。”“原始人把每一事物体都视为有人性的，像他们一样具有激情和精神”。^③在所有的原始宗教中，“最深刻、最使人敬畏的自然属性是生育和生殖能力。”^④正是由于原始先民们对生殖现象的神秘和敬畏心理，对种的繁衍的强烈渴求，便产生了人类最早的宗教——生殖崇拜。

生殖崇拜可以说是人类最古老而持久的一种崇拜文化。如果说，一切宗教都源于生殖或包含生殖，这个论点也许对现今大多数人来说难以马上接受，但它却是以大量史实为论证的。人类的天性，决定了要永远对世间万事万物探究根源，寻求解释。这种

① 阿姆、靖红：《揭开“敦煌性文化”的神秘面纱》，《滇池晨报》1999年12月29日第11版。

② O·A·魏勒：《性崇拜》，中译本，第10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

③ O·A·魏勒：《性崇拜》，中译本，第57、206页。

④ O·A·魏勒：《性崇拜》，中译本，第206页。

寻求，不仅在于寻求人与外界的联系，同时也寻求自己内心的平衡。在生产力与认识能力低下的原始先民那里，便首先出现了拜物教，出现了生殖器的崇拜和性的崇拜。把这种崇拜广义化，在中国，最典型的莫过于阴阳学说，它是中国哲学的基础。由于拜物教和多神论不可能为人们提供世界发生、存在与发展的终极原因，所以，宗教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结果，人类便制造出了一个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这是多神向一神的转化。人类制造出了这个对立面，并被它所主宰。“天国”的幸福，强化精神乐土，必然导致禁欲，首当其冲便是反性。然而在中国，宗教远没有发展到极致禁欲，性与神相容共存。中国的本土道教很看重性交的养生功能。传入中国的佛教，还存在有崇尚性修炼的派别，如密宗，把通过性修炼达到性欲高潮与精神升华视为通向天国的阶梯。欢喜佛在敦煌，在云南、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存在，甚至作为性教育的手段，就不足为怪了。至于以莲花、模子洞、葫芦、蛙等代表女阴崇拜，以塔、石柱、蛇、鸟等象征男根，更比比皆是，也是笔者在后面的章节中论述的主要内容。

众所周知，人类发展有一个相当长的进化过程，它脱胎于动物界亦最终步入自己的文明史，其间必然有一个漫长的群婚与杂交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人类，只能是“知其母而不知其父”。但在后人的眼里，如果说自己的祖先是群婚与杂交的产物，其性行为与动物无异，那是在心理和感情上都难以接受的。于是便编出了很多“圣人皆无父，感天而生”的美丽神话，既神秘又神圣。这样的传说不胜枚举，如附宝见大电绕北斗而生黄帝，庆都遇赤龙而生尧，修己吞神珠薏苡而生大禹，等等。沿袭下去，几乎每个朝代、每个民族的始祖的诞生，都有一个非性交而生的离奇故事，甚至在清代典籍中还说，爱新觉罗氏的始祖是天女佛库伦在长白山下湖中洗澡，吃了神鹊衔来的朱果而生；至今云南红河彝族纳楼土司后裔还不厌其烦地讲述着黑龙与一女子交配生其始祖

的传说。世界各地、各民族都不乏这样的传说，包括佛祖释迦牟尼，也成了母亲梦白象入怀的产物。

另外，所有的神话传说都承认，伏羲和女娲是一对亲兄妹。在敦煌莫高窟 285 窟藻顶，至今还存画有人头蛇身、胸护日月的伏羲和女娲壁画。兄妹结婚，却成了中华民族的祖先。其实这并不奇怪。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曾根据摩尔根对印第安人古代社会研究的成果指出，人类史上曾有 4 种婚姻家庭模式，即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家庭和一夫一妻制家庭。兄妹婚实际上就是血缘婚的一种。马克思说过：“在原始时代，妹妹曾经是妻子，而这是合乎道德的。”当人类终于明白，这种婚姻形式，并不利于人种的健康繁衍，于是便开始进行若干性限制，首先是禁止父母辈与子女辈性交，然后又禁止兄妹之间的性交。现代法律对血缘婚有了更多限制，就是对古代这种性限制的发展和完善，其目的都是一样的。莫高窟 285 窟人首蛇身的伏羲和女娲的画像，虽然二人是分开的，不像散见于全国各地的有关伏羲和女娲是蛇身交尾状的形象，亦充分表现了先民的性崇拜。画像中的伏羲手持短矩，女娲手拿规，也许是在隐喻“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这也就是画像二人分开的最好注解。伏羲为阳，所以是日天（日神），女娲为阴，所以是月天（月神）。这就是规矩，这就是神话。

也许有人会感到困惑：敦煌莫高窟是一个佛教殿堂，怎么会有反映性（或生殖）的壁画呢？史成礼教授是这样回答的：“这很自然，我们的祖先很坦然。……它反映了古代人民生活的真实感受，也表现了人的本‘性’”。^①在莫高窟，不仅有伏羲女娲的人首蛇身形象，在 209 窟有猴子手淫塑像，428 窟有裸体飞天

^① 阿姆、靖红：《揭开“敦煌性文化”的神秘面纱》，《滇池晨报》1999 年 12 月 29 日第 11 版。

藻井画像，85 窟有莲生贵子（感应受孕）的神话画像，264 窟有欢喜佛与性修炼画像，甚至在敦煌遗书 S1360 卷《金刚般若波密经》的卷尾，赫然画着男性的巨型阴茎；P2707 卷绘有 4 幅体位各异的性交图，等等。笔者不敢断言“性”充斥了敦煌这神圣的殿堂，但可以说远古的“性文化”几乎勾勒了中国古代性文化源远流长的发展全貌，各地各民族有关祖先诞生的生殖神话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生动而逼真的描绘。同时，透过笼罩在这些画像上的迷离的神话外衣，它传递的实际上是有关人类重要的生殖文化信息。因此我们说，生殖是人类生活中一个永恒的内容，是一种文化。

人类的原始崇拜曾经历过“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三个不同的历史文化阶段。在三个不同时期，生殖崇拜的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

由于早期人类还不懂得两性交媾与孕育的关系，因而男子在生殖活动中的作用还没有被初民所认识，他们只看到繁衍人口是由女人完成的，因此，妇女理所当然地受到敬仰。这时生殖崇拜的对象只能是生育的自体——女人体自身，并对在生育过程中具有关键功能的部位，诸如女阴、乳房、臀部、腹部等进行了有力的渲染和夸张，强化和突出她的生殖力。据现有的考古材料和民族学家的分析研究，一般学者都承认母系氏族社会都存在过孕体崇拜。这种孕体崇拜是以巨乳高耸、大腹滚圆、臀部丰腴等极度夸张女性特征的身体雕像为代表的。意大利的格里玛狄（Grimaldi）雕像、沙威格诺（savignano）雕像，法国的洛塞尔（laus-sel）洞穴发现的《特角杯的女像》，奥地利的维林多夫（willendorf）雕像等，都是省略了五官，或是干脆没头没脚的，但都是个个臀部膨大、乳腹部突出的妇女孕育时期形体的雕像。^① 在原

① Rudoif Drobler “Runstder eiszeit – von spanien bis sibirien” koehler & Amelang. leipzig 1980, P32 – 75, P33。

苏联顿河与梯斯纳河之间地带出土的大量的妇女雕像，其中有一尊象牙雕像，有 114 厘米高，是旧石器时代许多孕体雕像的典型。“它描绘了一个安详站立的，……双肩前瘦，胸腹部沉重而丰满地往下垂坠”。^① 莱斯皮克（Lauspuque）雕像，下身特别臃肿，上身格外纤细，巨大的乳房沉沉甸甸地垂下，腹部突出呈三角形。^② 朱狄先生在评论西欧出土“维纳斯”女神像时曾指出：“史前雕塑中最成熟的圆雕作品也是女性裸像，……两臂置于丰满的乳房上，有着非常宽而肥大的臀部、腰部和腹部。而双脚总是被简化为一根棒状的形状，我以为这一简化明显有着特殊的功能，那就是便于这些雕像和地面接触，可以直接把它们插入土中。”^③ 刻意地突出妇女孕育特征，显然原始初民在这里要反映的是生殖事实，因为生殖对他们来说，无疑是最重大和神秘的事件。在我国，20 世纪 90 年代初在内蒙古林西县境内出土的白音长汗女神像，用黑灰色硬质基石雕成，高 35.5 厘米，为圆锥形石人像；雕琢粗犷稚拙，孕妇特征隐约可见，它原埋于一处半地穴式房址中心，上半身露出地面，下半身埋入土中，据考证属于距今 8000 年前的兴隆洼文化类型。^④ 此外，在河北北部、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等地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中，先后出土了裸体孕妇石雕，其中河北省滦平县后台子遗址出土的 6 种女性石雕，最大的高 34 厘米，双足相连，足底呈圆锥形，距今约 7000 年，被专家们誉为我国迄今发现的最完整、最典型的史前“维纳斯”。

① Rudoif Drobler “Runstder eiszeit – von spanien bis sibirien” koehler & Amelang. leipzig 1980, p32 ~ 75, p33。

② 刘小幸：《母体崇拜》，第 141 ~ 142 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

③ 朱狄：《原始文化研究》，第 287 页，三联书店，1988 年版。

④ 见《北京晚报》，1994 年 5 月 8 日。